

曹又方 著



0035427



超级夏娃

南海出版公司



超 级 夏 娃

曹 又 方



南海出版公司

1990·海口

超 级 夏 娃

作 者 曹又方

责任编辑 张 桐

装帧设计 古 棕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省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45 千字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570-309-4 / I · 110

定价: 3.40 元

目 录

1 白色茉莉西亚	(1)
2 快乐旋转马	(26)
3 白球入洞	(64)
4 零度玫瑰	(76)
5 爱 囚	(83)
6 天使不作爱	(94)
7 超级夏娃	(113)
8 送君千里	(131)
9 孤独之旅	(155)
10 演 出	(182)
11 完美之妻	(202)
12 冰 河 期	(213)

白色芙蕖西亚

S一进门，就把仓促的讯息传递给她了。他即将离去，一直到暑期终了。于是隐隐的不安与凄惶便延续到最后的一刻。

他们两个人都在努力安抚着彼此的感情，却仍然未得其法。餐叙的过程，虽然与过往并无多少差异，感到的却尽是掌握不住的短短聚首和长长的离别惆怅。然而，谁也没有动用那一份天经地义的哀怨来表达自己的。这样一来，反倒浅薄了。委屈将会更深。

离去之前，S背门而立。两人默默地对视着。竟然象映照在镜子上一般惊人的清晰，在彼此的脸上看见了自己。便本能地将眼帘低垂下来，深怕再也克制不住情绪的闸口。S复以惯有的怜爱眼神眷顾于她。是那么的慈柔，仿佛严冬风天里黄淡的阳光。他伸出手来握住她的，短促而有力地一握。每在需要运用理智增益精神力量的时候，便会下意识地做出这个动作。不幸地，这同时也总是一个告别式。

“我也得出去一会。”突闪的意念使她一脚又一脚地套着门边一双经常穿的旧鞋。

“那就一道走吧！”目光迅扫过腕表，恹恹的行色旋即

在 S 的眼眉之际显现。

“还是你先走好了。你赶时间。”原来她只是情不自禁地想要陪同 S 步行到他的实验大楼去。

急欲离去的 S 反常地未能省悟她的本意是要与他同行。坦然并放心地说道：“打算去看母亲么？那么我先走了。我会设法跟你联络的。”

漫长的煎熬与等待已然开始了！她感到自己正在急剧地下沉。通体发寒。猛然地，将 S 的双手擒住。然而，哆嗦的双唇却未能服膺大脑的指挥。仍然无法说出几番涌上心头的那句“我们就此分手吧。”却只管把瞳仁定定地盯住 S 手背上微微浮凸着浅蓝色的静脉纹络。

握住 S 的双手突地松脱了。她的胃部，鞭笞一般，猝然感到尖厉的刺痛。但是双手却在拥向胃部的半途，勒令自己闲散无事地垂落下来。她不想让 S 知晓。

掺合着忧戚的 S 的笑容，终于被电梯的两扇自动门扉乍然掩掉了。整整的两个月啊！阻隔与窒息之感一瞬间追袭而来。她晓得未来的日子，将会以分秒计时。每一次的昼夜轮回，都会象死去一次。

一面她仍默然地从一慢数到七。来到窗畔。一如惯常地启开落地窗门，屏立在小小的半月形阳台上目送 S 离去。

下着石阶的 S，显明地日益瘦削下去了。在转弯之前，总会偏扬起头来挥手告别。隔着一小段距离，他那深炯的双目，倨傲的唇缘，分外地清晰。冷气机在墙洞里轰然地排出浊燥的气流。高喊出诀别话语的冲动，仍然仅不过是一个意念。

一片郁郁苍苍的叶海，波涛起伏。在毗邻的公寓门前就把 S 卷入消失了。冬天的时候，巷衢里的路树尽是疏落的空枝，可以将 S 目送到巷子尽头。那时，他们充溢着恋情伊始时的热狂与无忌，把明知将会附产的苦涩全都用甜蜜排挤开去。

冷气机的热风荒燥而悲凉地无休止地排出着。灰白色云石的地面上，排水孔滴滴嗒嗒地溅染成一滩斑黄的水湿锈迹。曾经喜欢在毕业纪念册上为人写下“水滴石穿”的字句。然而感到哀矜的是，现世里多半的事情并不凭藉用心戮力。比方说 S 与她的爱恋，即使连凡常情侣之间海枯石烂的盟约都无法相互允诺。

每当胸臆里饱满地鼓涨着美好与幸福的时候，总觉得阴暗的未来，随处都埋藏伺伏着凶险。毁灭竟然会成为一种令人心碎的必然。选择的余地仅仅在于经不经由炸裂来永诀。

还记得冬天穿着室内的薄裳站在楼台上与 S 道别，热烈到连倏然的酷寒都是无比的亢奋。现在包裹在身上的分明是燥热，感到的竟然是荒寒。无数次地重复将 S 告别的影像摄入眼眶，早已沉淀为充满历史感的老旧黑白片里的幽明映像。如果这一切不是宿命，又会是什么呢？

定局。既然这是定局，就由自己来动手斩断吧！S 坚持不肯扮演刽子手，只好由她凭藉一时之勇来操刀了。然后，然后就一切截然了断。彼此将不再无望地苦苦悬念。S 的身子无论如何再不容许再耗损下去，而她的胃……何况，何况这尚未包括紊乱牵缠精神濒临异常边缘的危殆状态在内呢？

追撵奔跑在 S 离去的路径之上。想到此生即将与 S 永诀，泪水便被刺戳着心房的强烈酸楚所激出。为着阻遏随之而来的哽咽，便狠狠咬住自己的下唇。顷刻之间，唾液里已流溢出腥咸带苦的血味了。

郁绿色大理石纹面的生物大楼，由于 S 的实验室设在里面，便觉得整栋的建筑物是具有生命的有机体了。强烈的心跳显然已不完全是由于奔跑，沾带了 S 魂魄的楼宇，令她无法禁制地紧张起来。

放弃掉原先单刀直入的莽撞冲动，她决心绕到大楼背后坐落地面层的 S 实验室窗边寻找。

写字台上的公事包不见了。椅背上亦没有象平素一样悬挂着上装。连洗濯槽里也空无一物。一长溜光洁的不锈钢面实验台上凝聚着冰冷的寒芒。许多复杂奇奥的实验仪器，全都分门别类地归纳进入镶着玻璃的壁橱。十分明显地告示着短期之内 S 真的不会回到这儿来了，并且意味着将与她的世界彻底地隔绝。

分手的计划象似含有天意一般延宕下来了。也不知道应该庆幸，抑或悲哀。学生正在放暑假，校园里充满了淹得死人的夏日午后悠长窒闷的空寂。行过楼廊，一阵阴冷的过堂风竟吹拂得肌肤为之凛然。

分明知道 S 已然离去，按着电话键的手却仍在神经质地抖颤着。她的内心十分清楚。如果 S 真的在电话线的彼端发出声来，她的决心也早已成为过去，表现出来的不过仍然是难分难舍罢了。

单调而规律的铃响毕竟还是令人绝望了。额头顶撞在鲜红色电话机上的痛感，竟然十分地微弱。

为什么不让自己也随之离去呢？永生不再回来。母亲说女人象是港湾。作为船只的男人，只有在漂泊倦怠损毁的时候才会归来。女人的命运便是永恒的等待。如果她的电话铃响没有人接，居所也离奇地成为空屋，S将会如何地忧急着呢！想来也是令人于心不忍的。她从来没有过一秒钟期望S痛苦的念头。

即使在意图诀别的时刻，仍然是属于自殉式的笃情，并不存在着失之高贵的念想。他们是由于相爱愈深，才无法不将新生的连体撕开。因为，S妻儿的一方早已牢牢地成为他的一部分了。这是连她也万万不肯容许S将之撕裂的。血肉都模糊了，如何还能相安？S与她都不是强蛮到运用革命手段忍心伤及无辜的人。

S从未在她面前叙说过婚姻的不幸。穿着雅致，领口袖口永远洁整，长裤的褶线总象新熨平似的，无论多么浅色的西服亦未曾显现半点渍痕。他是一个多么自爱，同时也享受着良好爱顾的人。她宁可这样。一个失落幸福四下里找寻慰安的男人会是如何的伧俗呢？但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这样一个和睦的家庭便也同模式似地将他们的关系坦白地界定下来了。

爱情便是一种强烈的趋向对方并与之溶合的欲望。理性，早已全然无法作用于非理性的爱情了。竟然无可避免地与早先各自平衡的生活排斥起来。他们都十分明白，维系到无法维系并安于某种既定现况的时候，便意味着终结。

“10年前你在哪儿呢？”“那时候你都在做些什么呢？”
“能够早日相逢不是就一切都完美了吗？”互相爱恋着的时

候，这样傻气的话语终究不免会说出口来。似乎如此一来，一切便都是命运的错，而不再是他们的了。

前一阵，S的妻子卧病。便神经质地怀疑着莫非对方已经感应到了。由于内心带有侵犯了别人的愧疚，做关心病情的表示时，深怕触碰到不宜闻问关乎尊严的隐私。同时，怀着唯恐自己显得虚情假意的忐忑。而令她最为困惑的是，该不该把S推回家中照料病妻？

有好些次，内心十分激动了。双目酸热。忍不住要啜泣地说：“就把我这一边割舍掉吧！”话语终究未曾吐露的原因，并不在于牺牲的意愿不够强烈。而是在这样的节骨眼上，的确会让S两难，而超载了烦忧。

彼此都是寡言的人。他们之间早已谙熟了不必刻意谋求话题的谧然静默。端过一杯冲过二道的茶，苍黛色的叶片泅泳着往下沉。S的眉宇每因人神而聚结起来，总是令她感觉到他的心也正在沉落。

S仰起脸来笑着尚未回过神来的茫然的笑，拉起她的手，让她在身边坐下，便习惯性地轻轻抚摸着。

“真是一双漂亮有力的钢琴家的手。”在手指梢头挨个亲过。又说：“不就是被这双奇妙的手吸引过来了么？”

S总是喜欢回忆初次相逢的情景。语气仿佛发梦似地说道：“你怎么想到弹‘悲怆’的呢！这一直是我的曲子啊。顾太太家的钢琴傍着窗，我坐的位置无法看见你的脸。只有在你的手指滑向周边并且扬高起来的时候，好象窗外飞进来一双白鸽……”

对于她的一双手，S的确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爱恋。吮吻，轻啮，往外扳向极致的弯曲度，又把拇指食指拉扯到

虎口的弧线几乎平直了。然后问道：“疼吗？把它撕裂开来好不好？”

她温驯喜悦地接受着他的斯文而性感的小小虐待。每一回和 S 见面的时候，心身总是处在一种亢奋的麻痹状态。平静的水面之下，激流涌荡，随时都会把人盘吸沉旋进去。

“让我们一同死吧。”虽然用的是轻描淡写的口吻，情感上却是极度的认真。每在感觉到幸福的时刻，这样的念头便会自然而然，并且一次强烈过一次地出现。

爱情是电光石火，既属偶发，并且短暂。基于这样的认知，用日常生活来把爱情消磨，无异于焚琴煮鹤。她的独身并非为了拒绝爱情，便也成为一般人所不解的事了。在她唯美而浪漫的想法之中，能够在彼此深爱之际双双殉情，世间是没有比这更为完美的结局了。

S 迅然将手封在她的口唇之上，并且换上一副庄重的仪容，“不可以这样说。”

沉默里，内心充满了骚乱。桌几上一只小小的时钟咋咋地颤走着，声响变得巨大而清晰。

“当然那是美的。”S 并未能从原先的问题走脱，仍然逗留在同样的轨道上。可是，可是呢？接下来的“但是”虽然未经表白，但千般的苦恼无奈反而因之更为深长了。

钢琴的 64 键是可以不再触抚的——爱情高于艺术。

孤老的母亲也早就令人放心了。不用说，仍然是恋爱着父亲的，尽管是痛苦牵缠纠结一生。

她一直怀抱着一个罪过的想法：父亲的早逝，让大家全解脱了。过去半生里，对于父亲的思触永远掺合着爱、

恨与隐隐地嫉妒。因为，他没有回报给她足够的爱。

还有妹妹。她很明白，尽管妹妹总是怨叹，也会好好活下去。

“真希望黎正仁是爸爸的样子，哪怕只有一分也好。被他骗死了也甘心！象他这样一个正人君子，多没意思啊！”

妹妹气愤的言词，她是能够充分理解的。不过，第一次听见仍然感到几分讶异。原来不正是因为忌恨父亲的风流秉性，妹妹才特意选择了这样一位木讷的人结婚的么？

结婚前夕，妹妹在穿衣镜前试披婚纱。才从国外回来的她，殚尽心智做出可能的摆布，母亲则端着一方镜面殷勤地在背后左照右照。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嫁前的忧伤情绪所致，妹妹总觉得不能称心如意。她甚至感到妹妹一点也没有属于新嫁娘的兴奋快乐。

客室里的老自鸣钟象小时候一样铛铛地响了起来。10点了。从国外赶回来，劳累加上时差，时空虚幻混乱得几无真实感了。

忽地，两长一短的门铃声响起来了。当然，她不会忘记那是属于父亲的特殊门铃撤法。她们三个人全都中止了言语动作，并且心怀一种共同的兴奋。不幸的是，无论她们姐妹如何偏袒母亲，而对父亲保持某种距离的冷淡，甚且私下予以负面的评价，这个男人却永远具有摆布她们喜乐的能力。

“瞧，我给小妹带了什么来？”父亲将手中巨大纸袋往高处拎了拎。

妹妹象幼小的时候一模一样。全然沉不住气地立时接

过物件，毫无挣扎地便向父亲倒戈了。少女时代，接受贿赂而向父亲妥协的妹妹总是令她万分气恼，恨不得捶打一顿。现在却明白了，虽然过去是站在母亲这边鸣不平，其实却也是在为自己争宠。

举着双手匆忙地为自己披戴一面新婚纱的小妹发出了惊喜与赞赏的呼叫。大伙便全都趋向镜子前面来了。

一顶带着桂冠的乳白色长纱几乎垂及腰部，冠状部分不是经由桂叶，而是由一圈细致参差的兰花编成，仙灵秀雅地盖在妹妹光洁的前额和长发之上。的确是无比圣洁美丽的一位新娘了。

父亲一生最大的特长，便是惯于在紧要关口，做出十分重要，而又令人终生难忘的事，足以抵消窝藏在别人心中的愤懑积怨。

“你是哪儿找来的呢？爸。”妹妹毫不吝啬地回报她的领情。

父亲笑而不语。在妹妹更进一步催迫之下才说道：“这哪儿会是现成的呢！”

她偷着在母亲的脸上疾扫了一眼，显然早就知道是出自兰姨手制的了。妹妹的单纯和鲁钝总会不经心地伤到母亲而不自知。然而，那一刻，对于小妹，亦复是充满了同情与怜悯的。这样的幸福不是本来就合该属于她的么？

果然，妹妹的内心是沉埋着委屈的情绪。那夜，熄灯之后，她俩悄悄说了许多心里话。她猜着了。早在妹妹强蛮过火的表态里，明悉了她的抉择根本是矫枉过正的结果。妹妹爱恋的原本是另外一个人。可是那个人有许多地方太酷肖父亲了。妹妹说，她十分骇怕。真的骇怕……

而，属于她的惊怕却在多年以前便领先妹妹发生了。

母亲的心绪不好。偷着流泪，一双经常发红的眼睛是无法再搪塞人的，被她撞见的次数亦愈加频繁起来。

那年，已经13岁了。和妹妹极端迥异地蓄剪着男童式的短发。父亲早已不再把她搂在怀里。有时却会抚摩着她的发顶，笑道：“我的这个女儿已经变成了一个儿子。”那时，她的确希望自己能以男儿气概来与父亲论争与抗衡。

看见同学家里的兄弟玩飞镖。浅紫色塑料的羽翼载着银色金属的镖身笃笃地掷落在壁上画有红心及圈限的镖板上。一种英雄式的俊帅，让她迷恋得涌起了强烈的占有欲望。

母亲的心绪既然不佳，她决心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外边等他下班，除去购买镖盘之外，就把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他的关于母亲暗自流泪的事一并说出来吧。

廊前一列巨大的米白色罗马式圆柱。站到柱前，她的双臂将可以环抱。倚在门侧第三柱梁柱后面，既具有躲迷藏时的隐蔽特性，又有良好的视野。银行的建筑已经显得十分古旧了。仰脸望去，高耸而乌涂的檐顶上居然扎结着一团团土褐色的窝巢。小小的黑色梁燕便在其间鸣噪翻飞。从有记忆开始，父亲便在这里上班。

父亲在比预期较早的时间出现了。藏青色的西服体面而称身。让同学看见她与父亲行走在一起，总是一件令她感到骄傲的事。就在她几乎窜上前去迎逐之时，父亲的脸上已展现出一朵无比欢悦的笑容。但是，那目光却笔直投射向对街的方向。

虽然横隔着一条街道，仍然清晰地看见这个令父亲絮

然一笑并快速步去的女子，具有十分窈窕美丽的姿容。在那一瞬间，她的胸腔里灼热地燃烧着妒恨之火。紧张得近乎痴呆了。直到一双身影几乎消失在街头，尾随而去的本能才苏醒过来，并迅速地追撵上去。

对于父亲的侦伺工作整整继续了一年。怀抱着这样巨大的秘密，虽然令她悒郁不安，却也涵融着诡异的探险性满足。透露给母亲的冲动一直莫名地压抑下去。当然更不会告知纯洁的小妹了。

父亲情妇的居所是在步行距离内的一座公寓里。夜间燃起灯火的时分，临街的窗户一团暖黄。每当人影在窗帘上绰约晃动，心中便隐隐期盼目睹某些并不明确的难堪镜头。既刺激，又惧怕。待到秋凉以后，露守巷弄，垫坐在楼梯角上的厚厚琴谱都已挡御不住传上股间的阴寒。游戏冒险的心情便不由降低了，而深深感到自己的母亲、妹妹全都是遭到遗弃的人。

为着不落痕迹地赶在父亲前面回家，有时候她象风一般无忌地狂奔，几乎遭到车辗。她在下意识地期求悲惨的结局，来做为惩罚与报复。然而作为一个冷静尖刻的旁观者，在亲眼目睹父亲圆谎表态的时候，这份残忍恶毒却不仅仅将矛头指向父亲，同时也虐残着自身。

母亲的卧室里。更深夜静时分，无需刻意等待，经常便会爆发出经过压抑却无法遮掩的骚动。突然高亢起来的几声争吵，或是砰然的碎物之声，随之而来的却永远是长久的啜泣。对于母亲深夜里的这种凄然弱泣，竟也十分反感着了。直觉到那是十分愚笨的，决然就回不了父亲的心。许多次她都激愤得恨不得冲进他偏居的房间，把谜底



无情地揭示开来。并且迫使父亲做出决定。哪管是真的抛下她们母女三人，也是无比痛决的事。

“用不着再欺骗了。你走，你走，你走。没有你，我们会活得更好！”这样果敢痛快的话语，已经在她内心呐喊过无数遍了。

必然是怨恨之色已然溢于言表了。她感到父亲是畏惧她的。每与父亲的眼神偶然交汇，对方便迅然闪避开来。这绝然不会是单纯的亏欠之感，难道他已然洞悉了她窥探的秘密？

母亲自杀了。

竟然一直要到这个致命的日子，她才领悟到原来母亲潜藏着寻死的决心，身上的一份沉重的苦痛已经到达无法担负的地步。不禁要为自己过往鬼祟而嘲谑的态度深深自谴着，觉得自己比犯下过错的父亲更为可鄙。

长久以来压抑着的狂暴倾向终于可以发泄出来了！在那扇曾经徘徊过无数次的朱红色门前，食指狠狠地紧揪门铃不放，另一只手则急剧地擂击门板。但是愤怒全部陷落进棉絮里去了。里面毫无反应。

终于电眼上的微光一闪，里面的人迟迟地在朝外探望。

门启开来，反倒是她震住了。第一次看见与父亲爱恋着的女人面对面站立着。对方竟然一点也未惊慌，从容的气度把她的气焰捻弱了。似乎在照面的一瞬间便肯定了她的身分，和善地朝她笑笑，一边抚了一把朝睡袍肩上泻下的发髻，一边朝里面呼唤着父亲的名字。

父亲的脸色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潮红，头发则显现出刚

起床的蓬乱，衣衫倒是穿整齐了。看见她的瞬间，仿佛阴影与阳光迅速交替的地面，神情从惊愕陡然转为抑郁。

“妈自杀了。在医院里。”

急速地投毕这枚炸弹，自己却忍不住掩面哭泣起来。长时以来感受的委屈苦闷，包括母亲的在内，一起象台风雨后倒灌回来的海水。父亲的脸，亦象小时候堆玩的积木，顷刻之间塌陷下来。原先潮红的脸色翻了个面似地转为煞白。那是第一次看见平素凡事悠闲处之的父亲脸上呈现出惶恐，甚且无助的表情。

是兰姨为他们叫来的车。长久不曾紧挨着父亲而坐，在生疏的尴尬之中，禁不住偷偷注视着他。他的嘴唇、肩胛、以至于手腿全都无法克制地神经性抖颤着。一股说不出的生辛气味，间歇性地袭入鼻息。一直到经历过人事的许多年后，才恍然领悟到那是男女欢爱所留下来的体味。

母亲被救活了。

往后的岁月里，变成某种禁忌，不再有人提起母亲自杀的事。包括当事人在内。然而。送医院那日，母亲身上的紫僵色泽和触感，却始终鲜明地留存在她的记忆里。每回贴近母亲的身体，便为之悚然。因而对于母亲亦便产生出一些额外的病态谨慎与怜悯。

经历一次几乎成为亡魂的经验，母亲皈依了教会。并且热衷着各种服务工作。亲友们全说母亲变了一个人了。和蔼而慈善。非不再计较父亲的婚外之情，并且一并接纳了兰姨。

这简直是太令人不可思议的奇异局面了。放学回来，